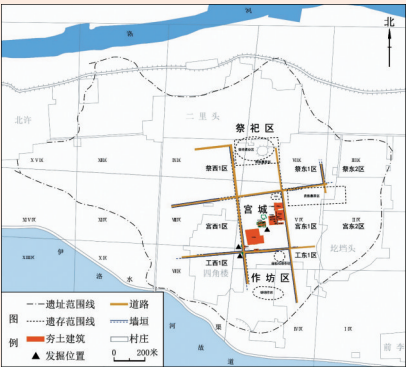


二里头遗址新发现和夏文化研究新进展

二里头工作队



二里头遗址平面图

工作概况

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区翟镇。经过几年持续工作,我们发现二里头都邑中心区是以多条主干道路和墙垣规划形成的多网格式布局,进一步掌握了二里头都邑总体布局框架的更多细节。然而,一些部位墙垣和道路的保存状况、结构、时代和演变情况等问题,尚需继续探索;宫殿区和其他网格区域的内涵、布局、结构、时代演变情况,各网格区域的联系和区别等问题,尚需深入了解。

宫城西南路口是最适合了解十字路口处是否四城并立情况的区域。之前已经发现了宫城、作坊区和宫西一区这3个区域围墙的拐角,因被水泥道路叠压而未能了解宫西一区拐角的保存情况。宫西一区东墙南段保存较好,之前未解剖,不了解其结构、时代等情况。宫殿区中部处于1号和5号基址之间,区位优势重要,2010~2011、2015~2018年发掘5号建筑基址时,在其西部发现有大片路土及夯土,尚需大面积发掘了解遗存分布等情况。2024年3月至12月,对上述3个区域进行发掘,以探索这3个区域的遗存分布、布局、年代、性质等问题,深入掌握二里头都邑的布局及历时性演变等情况。

主要收获

宫西一区东墙南段

宫西一区东墙南段发现有关宫西一区围墙东北角、围墙内外的道路及相关遗迹。围墙东北角大致呈直角,系一次性夯成,未见接缝或嵌入痕迹,墙体残存最宽处宽2米余,修建、使用和废弃的年代均为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

探方内发掘东墙长约11米,且继续向南延伸,方向175度,与宫西一区东墙、2012ⅣQ7大致成一条直线。墙体建于灰坑与生土之上,并挖有口大底小的倒梯形基槽。墙体南部保存较好,残高约0.5米。东墙墙体夯筑堆积可分多层,局部夯层间铺卵石。

探方内发掘北墙长近5米,且继续向西延伸,方向88度,与作坊区北部偏北的墙垣2004Q5大致成一条直线。北墙体修筑于早期灰坑、道路和生土之上,北侧局部被二里头文化晚期的道路叠压。墙体残存最厚处仅0.23米。

宫西一区北墙北侧道路即宫南路,早期路土包括不晚于二里头文化三期晚段的L4,不早于三期晚段、不晚于四期早段的L3。L1、L2所出陶片的最晚年代为四期晚段,推测包括了宫西一区北墙使用和废弃时期的道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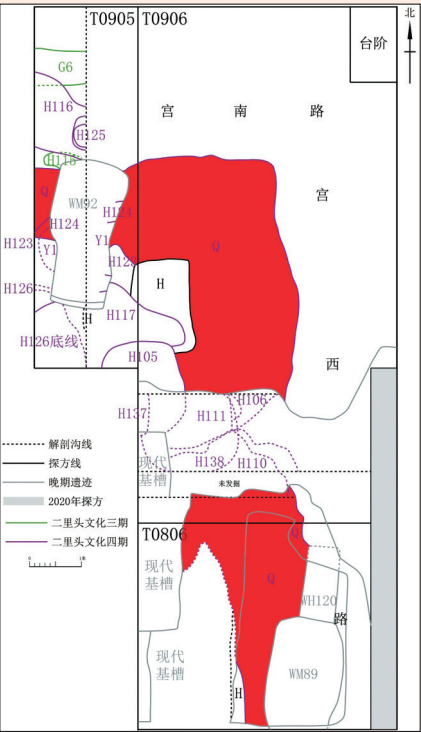
宫西一区东墙南段

解剖沟位于8号基址西侧。宫西一区东墙方向175度,与宫西一区东墙成一直线。解剖沟处的墙体东距8号基址西缘13.6~13.8米,最宽2.1米。墙体修建于早期堆积及生土之上,夯筑堆积可分多层,保存最厚0.47米。此段墙体修建、使用和废弃的年代均为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

宫西一区东墙东侧道路即宫西路,包括被宫西一区东墙叠压、形成于二里头文化二期的L3;略斜压宫西一区东墙的L1、L2、L1、L2所出陶片的最晚年代为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推测包括了宫西一区东墙使用和废弃时期的道路。

宫西一区东墙西侧道路仅有一层,大面积叠压宫西一区东墙,推测可能是宫西一区东墙废弃后形成的道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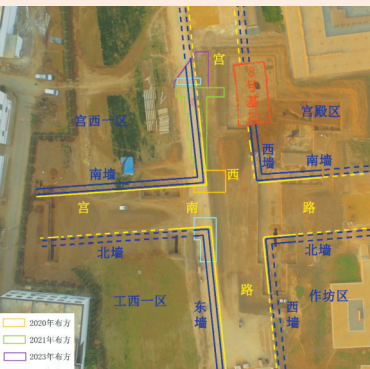
该区域墙内侧发现出土石器、数片卜骨、大量角料、骨料以及部分骨簪、角锥等骨角制品的灰坑,推测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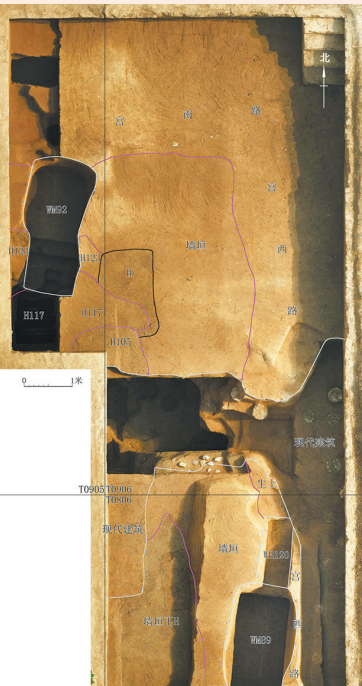
二里头遗址宫西一区东北角平面示意图



二里头遗址宫西一区东墙与道路关系图



二里头遗址宫殿区西南路口航拍示意图



二里头遗址宫西一区东北角及外侧道路分布图



二里头遗址D17-F1平面

与骨角器加工活动有关,其中一灰坑底部发现一具俯身屈肢的人骨。

宫殿区中部17号基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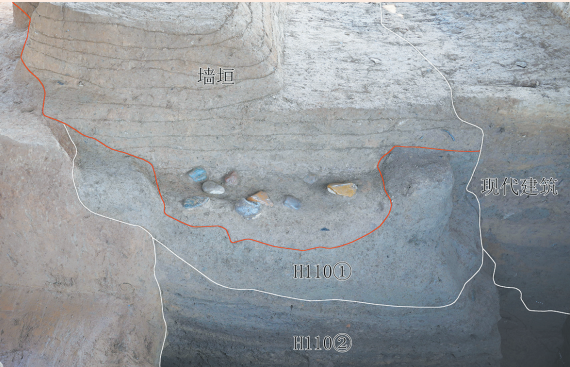
宫殿区中部17号夯土建筑基址位于5号基址和1号宫殿之间。本年度揭露出其北侧部分(编号为D17-F1),发现了主体建筑F1和夯土台基,以及台基下的早期道路。D17-F1以窄墙间隔为东西连间排房式建筑,修建于夯土台基之上。台基下普遍铺有厚薄不一的垫土,垫土下叠压早期路土。D17-F1是以窄墙间隔的东西连间的排房式建筑,面阔40余米,进深近7米。自东向西可分为5间,以处于中心位置的东3室面积最大,面积超过80平方米。F1主体多以木骨墙承重、围护、隔断,仅东3室东、西隔墙未见木骨。主墙略宽于隔墙,主墙、隔墙均一次性筑成。柱洞普遍立墙槽内侧,总体分布均匀,主墙柱洞略宽于隔墙柱洞,个别柱洞中可见木骨折断后的填补、加固措施。据晚期遗迹剖面可见,F1墙槽打破夯土台基,早期路土,夯土台基叠压早期路土,据此可知,F1的营建顺序为在早期路土上起夯土台基,在夯土台基上挖槽、立柱修建主体建筑。D17底部叠压二里头文化二期的路土,与3号、5号建筑基址的建造技术、布局结构类似,推测其始建年代也为二里头文化二期。17号基址的其他部分尚待进一步探索。

认识及学术意义

新发现的宫西一区围墙东北角,与之前在宫殿区西南路口发掘的其他3个区域的围墙,是二里头都邑首次揭露出十字路口区域四座分区围墙并立的布局,补充、完善了我们对该区域布局和各区之间联系情况的认识,为进一步探索各分区之间的关系、多网格布局的形成及发展过程奠定了重要基础。

D17号建筑基址位于宫殿区中心,区位优势重要。D17-F1是二里头遗址目前已发掘的面宽尺寸最大的单排建筑,其与3号、5号建筑基址的建造技术、布局结构类似,都为台基外侧无围墙的排房式多进院落,推测其始建年代为二里头文化二期。17号夯土基址的整体布局、结构、时代、功能,是否是和3号、5号基址一样院内有成排的贵族墓葬,与周邻建筑的相互关系等问题,尚需继续探索。

(执笔:郝宪堂 张飞 赵海涛)



二里头遗址宫西一区东墙(北—南)



二里头遗址D17夯土西缘与早期路土(北—南)



二里头遗址D17-F1南墙墙槽及柱洞2(东—西)

浙江绍兴稽中遗址2024年度考古收获

绍兴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越城区文物保护单位



越国时期建筑构件

工作缘起

稽中遗址位于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稽山中学,地处会稽山北麓萧绍平原,绍兴古城南部,北依幼翁山,南邻投醪河。遗址前身为宋元明清时期绍兴府学。2024年2月以来,为配合稽山中学改扩建项目工程,绍兴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与越城区文物保护单位联合组队入场发掘,目的是通过此次发掘确认绍兴古城南部地下各时期文化遗存的性质与分布状况,了解绍兴古城发展脉络,重点探索是否存在与越国都城相关的遗迹现象。发掘过程中,始终秉持课题意识,积极与高校、科研院所开展多学科交叉研究合作,对遗址出土陶瓷器、建筑构件、冶炼遗存、动物骨骼、植物遗存等人工和自然遗存进行了系统采集与分析;对各时期文化层土样、测年样本、浮选样本、土壤微环境样本也进行了有效提取;对考古现场所有探方与遗迹进行了高精度数据测绘,开展了三维建模和建筑基址分析复原研究。

发掘收获

截至2024年12月底,累计发掘面积3000平方米,已揭露大型高等级建筑基址、各时期水井、马坑、灰坑(窖穴)等遗迹80余处,出土陶器、瓷器、铜器、铁器、石器、建筑构件等遗物上万件。遗存年代从战国时期延续至民国时期,尤以战国时期至汉六朝时期遗存为主。

建筑基址及相关建筑遗存

建筑基址 主要包括战国时期越国和汉代两个时期,分布于整个发掘区。

越国建筑基址多数深埋在地表下4~6米的位置,因汉代建筑基址叠压,尚未完全揭露。目前已确认,在东西长54米、南北宽50米范围内均分布有战国时期越国建筑。

该时期基址整体营建在发掘区底部淤泥层之上,包括垫土台基和木构基础。垫土台基目前已发现2层,整体厚约0.8~1.1米,上层垫土为黑灰色黏土,含较多炭屑和烧土颗粒,下层为纯净青灰色淤泥。木构建筑基址埋于台基面上深挖的基槽之中,由成组筏状地袱及立柱垫板构成。其中,筏状地袱由成组圆木平行或纵横相间叠压铺设而成,部分地袱上立有圆柱;立柱垫板由方形立柱和其下作为柱基的方形或长方形垫板组成。方柱呈方格网状分布,排列规整。方形垫板规格不一。长方形垫板长约1.7~1.8、宽1.1、厚0.15米,四角有斜穿孔,规格较大,等级较高。

汉代建筑基址营建在越国建筑基址之上,营建方式与越国建筑基址相似,部分基址沿用了越国建筑的台基和建筑材料。目前可确认格局的单体建筑有甲、乙、丙3组。

甲组建筑位于发掘区东部,已揭露部分平面近正方形,边长约18米,面积约324平方米。木构基础由成组两端圆形立柱的长条形垫板组成,均埋于台基内的基槽之中。现该组建筑北、西两墙基已基本确认,东、南两墙基延伸分布于发掘区外,根据立柱垫板的走向及垫板平行间距约为4.2米的分布规律,初步确认该建筑坐北朝南,为一座至少面阔五间、进深四间的主体建筑。

乙组建筑位于甲组建筑西侧,两者以廊道分隔,中部相通,平面整体呈南北长东西宽的长方形,南北面宽约19.3、东西进深12米,面积231.6平方米。根据东西墙基立柱和垫板的走向以及中部柱础石分布规律,推测可能为甲组建筑的西厢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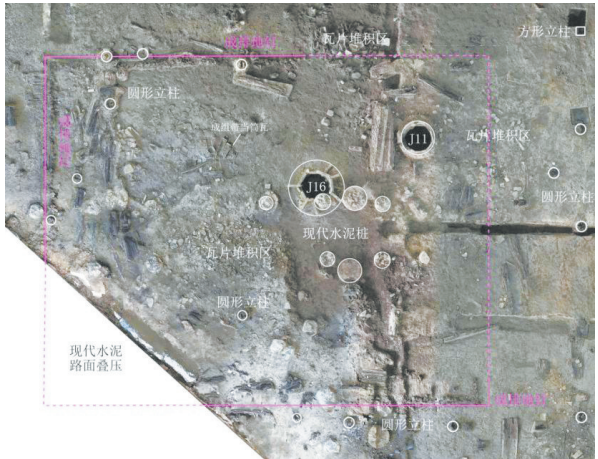
丙组建筑位于发掘区西南部,由地钉排列加固形成院落的墙基,院落平面整体近长方形,东西长15米,南北宽12米,面积180平方米。中部分布有大量倒塌的瓦片堆积,另有2口汉至六朝时期水井。

相关建筑遗存 发掘采集的遗物以瓦砾、砖块、瓦当等建筑构件为主,年代跨越战国、西汉、东汉、六朝等多个时期。越国时期板瓦和筒瓦表面多饰绳纹或方格纹,内壁手制痕迹清晰,部分内壁模印有“亭”字;瓦当以素面半圆形居多,少数当面上有刻划符号。汉六朝时期板瓦和筒瓦表面多饰绳纹或凹弦纹,内壁多有麻布纹或菱形纹;瓦当均为圆形,纹饰见有卷云纹、兽面纹、莲瓣纹等。大量各时期建筑构件表明该遗址内的各时期建筑遗存体量较大、等级较高、沿用时间较长,历史上可能经历多次毁坏、重建、修缮等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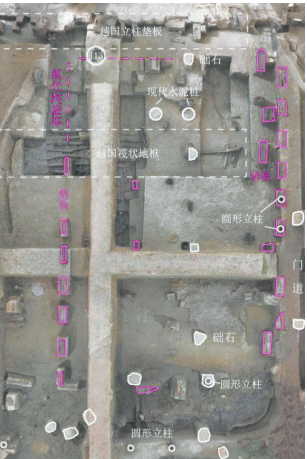
越国和汉代建筑基址所使用的木材,数量极其庞大,品种十分丰富。经鉴定,目前已确认有油桐属、松属、柏木属、樟属、杨属、柳属等20余个种属,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建材产地当时的生态和气候环境。另外,不同建筑结构所用的木材具有一定的差异,表明当时建筑营建技术已趋成熟。

水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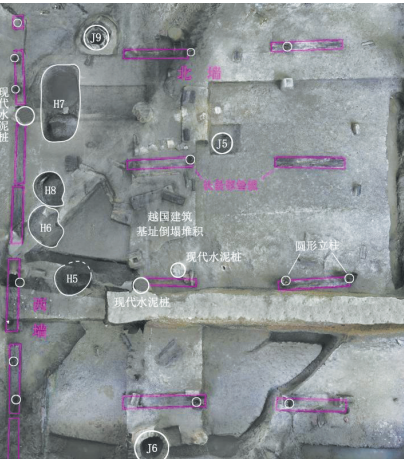
清理水井23口,包括越国水井1口、汉六朝时期水井20口、民国时期水井2口。其中,越国水井(J7)为木结构,井壁呈椭圆形,长径0.82、短径0.7,残深1.9米。系一整根圆木一分为二凿空后拼合铜钉而成,井壁内外修整光滑,底部铺以木板。经碳十四测年,木井年代为2500年±30年。井内堆积包含越国原始瓷杯残片。井底出土有较多井壁木片断块,砍削痕迹明显,推测其上部



汉代丙组建筑



汉代乙组建筑



汉代甲组建筑



汉六朝时期建筑构件



汉六朝时期水井

汉代建筑在营建过程中对井壁高出其施工面部分曾进行了降高和回填。汉六朝时期水井有陶井圈、砖、竹编三种砌筑形式,井壁多为圆形或多边形,部分砖砌水井两两间隔12米左右,成排分布较为规整。井内出土有大量汉六朝时期越窑青瓷、灰陶罐、五铢钱、铜器、铁器等遗物。

马坑

清理马坑1座,位于越国水井的东北侧。平面近长方形,南北长2.85、东西宽1.3、深0.55米。坑内埋葬一匹成年公马,马首位于坑南,颈部弯曲朝向西北,前肢略弯曲,呈侧身屈肢状,颈部和前腿遭晚期遗迹扰乱,其余保存较好,骨骼结构清晰,残长1.9米。经DNA和同位素检测,该马生前主要以粟、黍、麦类秸秆及其副产品为食,也应吃过一定量的豆类、麦及麦麸等饲料。该坑除了马的骨骼,未有其他任何遗物发现,故对于该马坑遗迹的性质尚不完全清楚,由于紧邻越国建筑基址和木井,是否与建筑奠基或祭祀活动有关有待进一步研究。



马坑

冶炼相关遗物

出土冶炼遗物包括铁料、坩埚、陶鼓风管、半成品箭镞、甲胄片、成组铁矛、磨石、铁钳、铁凿等,表明遗址内或附近曾开展过兵器制造、加工等与军事相关的生产活动。由于冶炼遗物多数出土于汉六朝时期的水井之中,推测或因功能区转移、战乱等事件发生而废弃。大量兵器半成品和制作工具的出土展现了这一时期武器制造和冶金技术的成熟,也从侧面反映了遗址的等级和地位。

地名遗物

出土较多书有“会稽”“山阴”地名的遗物,重要遗物如:汉隶墨书“弟子会稽张龍 詣門下 山陰子伯龍”的木刺、“山陰丞印”的封泥、“会稽郡壁”的铭文砖、“会即下受役衆”的刻划文字瓦片、刻划文字“山陰”和汉隶墨书“如律令永”的陶片等,推断遗址与汉六朝时期会稽郡山阴县治官署密切相关。据《越绝书》卷八《越绝外传记地传》“勾践小城,山阴城也”的记载,结合目前考古发现的越国时期较大规模、较高等级分布的建筑基址,推测该遗址与越国都城内的较大高等级建筑有关,佐证了文献中记载越王勾践公元前490年建都的历史。

价值与意义

发掘表明,稽中遗址地层堆积深厚,出土遗物丰富,建筑基址密集,沿用时间较长,建筑等级颇高,是古代绍兴五代时期之前长期作为我国东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区域中心的重要实证。该重要发现弥补了绍兴古城内无越国时期遗存的一大遗憾,为探寻越国都城格局提供了重要线索;出土的“山陰丞印”“会稽郡壁”等遗物与秦汉、六朝时期会稽郡山阴县密切相关,是我国郡县考古的重要发现,对研究会稽郡的郡域变迁具有重要意义;遗址内无论是战国时期越国建筑还是汉代建筑,均采用了地下木构基础与地上台基相结合的建筑形式,体现了湿地环境下方传统干栏式建筑与中原台基式建筑文明的有机结合,是中国古代建筑考古的重要发现。

(执笔:李龙彬 娄议峰 雷长胜 葛帅坤 吴梦龙)



越国和汉代高等级建筑基址近景(北—南)